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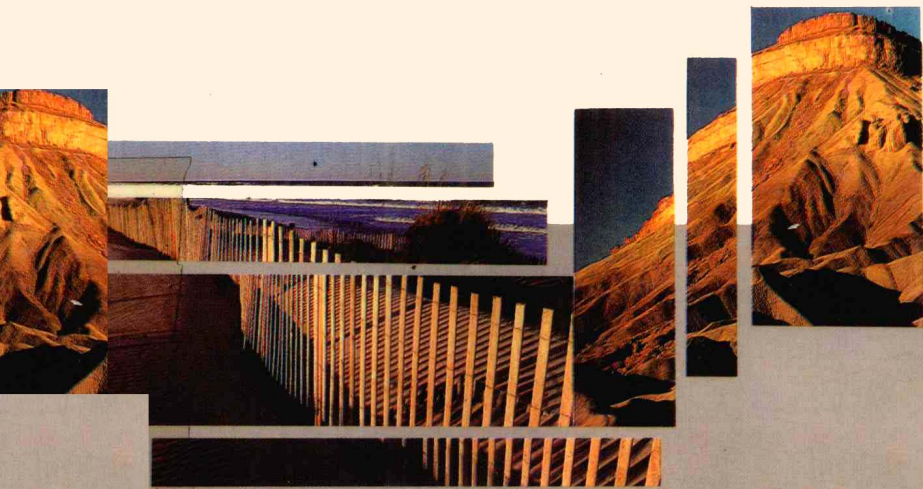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谈丛 ● 之六

旅情印痕

LU QING YIN HEN

MING JIA TAN CONG ZHI LIU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

名家谈丛之六

旅情印痕

MING JIA TAN CONG ZHI LIU
LU QING YI

张晓春 龚建星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弁 言

旅游是一种文化。这种文化，并不是以石刻、古迹、高山、流水等人文景观、自然景观为表征，它的主体，正在于人，人的心灵。

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中说，他的外祖母一生住在杭州城内，八十多岁，没有逛过一次西湖，最后总算去了一次，但是自己不能行走，抬到了西湖，就没有再回来——葬在湖边山上。这听上去像天方夜谭，其实不奇怪。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国度里，寻常百姓的温饱尚成问题，哪里来闲情逸致游山玩水呢？当然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更大更实质的是，如我们民族中的相当一些人，根本不懂得人与自然有着一种默契和感应。在他们看来，山水于我何干？与其跑酸腿吃风沙去看一个亭子两座庙，一堆石头半边河，不若在家嗑瓜子拉家常，或到戏院子里听戏，更其乐融融。总之，旅游是一桩空耗精力、糟蹋钱财、浪费时间的赔本买卖。它意味着只有付出而没有回报。

士大夫们也并不这样想。“读万卷书，行千里路”，在他

们眼里，读书和旅行是一回事，读书是为了明理，而旅行是长见识，两者互为补充。问题是，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，大家似乎都疏忽了它们与冶情的关系，所以，这样一种无形的精神活动，从来就没有被充分地理解为是一种感情的投资。中国是一个游记文学很发达的国家，《水经注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徐霞客游记》等煌煌巨著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然而，使我们不太满足的是，它们虽然非常记实，描摹细腻生动流畅，却很少有人的存在，也就是说，很少有感情的介入。只有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倒还差强人意。不过，比起海涅、华盛顿·欧文的游记来，显然单薄而寡味，虽然在叙事状物上我们并不弱。

在旅游与冶情的关系的认识上，如把话说绝，士大夫和老百姓是五十步笑一百步，没有实质性的进步，但在价值观上还是明显地反映出分歧的。

宗法观念深重的环境中，旅游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和自觉的行动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“会心处不必在远，翫然林水，便自有濠濮间想也”，这些貌似哲理的说法，有效地阻遏了人们远足的兴趣和愿望。只有在赴考、游学、升迁、宦游、贬黜、放逐等途中，才有机会比较从容地观赏自然和人文景观。君不见，如此泱泱大国，真正能够称得上“旅行家”的人屈指可数，至于民间的普通老百姓，恐怕连旅游的概念都弄不清的，生于斯，老于斯，葬于斯，最终成为封闭的一代。古代诗人们倡言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但若查一查他们的游踪，如李白的、杜甫的、白居易的、苏轼的、陆游的、龚自珍的，不过是到过些路人皆知的大山名川，名迹胜景，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在西方，旅行是人生的必修课，是

一种有教养的标志。尤以探险旅行最受人尊敬。如凡尔纳《环游地球八十日》所述，表现的是人的智慧、毅力和意志，以及人对自然的认识、适应的过程。这在我们这一边，是不可想象的。因此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，西方似比东方更为圆通。作为旅行者，他们的素质，普遍地要高于我们。举例说，西方人既能欣赏奇峰异石、崇山峻岭，更能欣赏大海、草原、森林、田园、村舍等寻常景观，我们则办不到。这里有审美习惯等影响，重要的，恐怕还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。

旅行意味着开放，开放才能发展。关起门来，在石库门、四合院里做市面，在什么村、什么河里兜圈子，永远搞不出个名堂来。近现代所谓“睁眼看世界”的一批先进分子，无一不是健于旅行的，如郭嵩焘、曾纪泽、薛福成、黄遵宪、梁启超、鲁迅、胡适等，勇敢地走出国门，开阔了眼界、胸襟，最终把西方文明输入本土。他们的努力，促使中国这个日趋僵化衰败的老大帝国，发生了深刻的裂变，其功不可没。

记游文学在现代作家手里无疑是成为最成熟的文学样式。它们之所以能超越古代作家，关键在于现代作家把湖光山色、亭台楼阁等等看作不是遗世独立的东西，而能用一种文化和审美的眼光来审视，并且倾注于感情，使之成为富有性灵的活物。因此，现代作家的游记，是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美文。读这样的作品，不仅仅是使人获得一份审美的愉快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人认识到，人与自然，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，是一种精神的交流。

编者

目 录

弁言	[1]
乌篷船	周作人 [1]
上景山	许地山 [4]
杭江之秋	傅东华 [8]
再游北戴河	陈衡哲 [15]
登雁塔	叶圣陶 [21]
扬州旧梦寄语堂	郁达夫 [29]
我所知道的康桥	徐志摩 [36]
芦沟晓月	王统照 [47]
峨眉山上的景物	许钦文 [51]
太湖纪游	成仿吾 [59]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朱自清 [68]
庐山面目	丰子恺 [77]
大明湖之春	老舍 [82]
黄海游踪	苏雪林 [86]

清音·····	冯沅君	〔 98 〕
寄小读者(节选)·····	冰 心	〔 103 〕
西湖的六月十八夜·····	俞平伯	〔 107 〕
佛国巡礼·····	倪贻德	〔 113 〕
桃源与沅州·····	沈从文	〔 121 〕
西湖的雪景·····	钟敬文	〔 129 〕
巴东三峡·····	刘大杰	〔 136 〕
威匿思底水和“水”·····	刘思慕	〔 141 〕
登富士山·····	凌叔华	〔 149 〕
芙蓉城·····	罗念生	〔 160 〕
孔庙·孔府·孔林·····	臧克家	〔 165 〕
扇子崖·····	李广田	〔 171 〕
罗迦诺的乡村·····	冯 至	〔 179 〕
拿波里漫游短札(节选)·····	李健吾	〔 185 〕
武夷曲·····	费孝通	〔 190 〕
雁荡行·····	萧 乾	〔 197 〕
富春江上·····	季羨林	〔 202 〕
香山碧云寺漫记·····	端木蕻良	〔 208 〕
焦山望月·····	吴调公	〔 215 〕
崂山三题·····	郭 风	〔 218 〕
音尘·····	黄 裳	〔 222 〕
桂林山水·····	方 纪	〔 228 〕
江南小镇·····	余秋雨	〔 237 〕

乌篷船

周作人

子荣君：

接到手书，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，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。老实说，我的故乡，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，并不是那里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，住过十多年，究竟知道一点情形，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。

我所要告诉你的，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，那是写不尽的，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，不必罗唆地多讲。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，这便是船。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、电车，或是汽车，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，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，普通代步都是用船。船有两种，普通坐的都是“乌篷船”，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，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，但是你总不便坐，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。乌篷船大的为“四明瓦”(Sy-mcnyoa)，小的为脚划船(划读如 uoa)亦称小船。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“三道”，亦即三明瓦。篷是半圆形的，用竹片

编成，中夹竹箬，上涂黑油，在两扇“定篷”之间放着一扇遮阳，也是半圆的，木作格子，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，径约一寸，颇有点透明，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，这就称为明瓦。三明瓦者，谓其中舱有两道，后舱有一道明瓦也。船尾用橹，大抵两支，船首有竹篙，用以定船。船头着眉目，状如老虎，但似在微笑，颇滑稽而不可怕，唯白篷船则无之。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，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，四个人坐着打马将，——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罢？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，你坐在船底席上，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，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，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。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，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，而且遇着风浪，或是坐得少不小心，就会船底朝天，发生危险，但是也颇有趣味，是水乡的一种特色。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，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罢。

你如坐船出去，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的性急，立刻盼望走到。倘若出城，走三四十里路，（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，一里才及英哩三分之一），来回总要预备一天，你坐在船上，应该是游山的态度，看着四周物色，随处可见的山，岸旁的乌柏，河边的红蓼和白苹、渔舍，各式各样的桥，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，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。偏门外的鉴湖一带，贺家池，壶觞左近，我都是喜欢的，或者往娄公埠骑驴来游兰亭，（但我劝你还是步行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）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，倒是颇有趣味的事，倘若路上不平静，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，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，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。夜间睡在舱中，听水声橹声，来往船只

的招呼声，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，也都很有意思。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，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，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，要看就看，要睡就睡，要喝酒就喝酒，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。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，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“布业会馆”等处建起“海式”的戏场来，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。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。——你到我那故乡，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，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，坐夜船，谈闲天，实在抱歉而且惆怅。川岛君夫妇现在偕山下，本来可以给你介绍，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。初寒，善自珍重，不尽。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，于北京。

周作人 (1885—1967)，散文家、翻译家。号知堂。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，著述甚多。有《知堂文集》等。

上景山

许地山

无论那一季，登景山，最合宜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三点以后。晴天，眼界可以望到天涯底朦胧处；雨天，可以赏雨脚底长度和电光底迅射；雪天，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底滋味。

在万春亭上坐着，定神看北上门后底马路（从前路在门前，如今路在门后），尽是行人和车马，路边底梓树都已掉了叶子。不错，已经立冬了，今年天气可有点怪，到现在还没冻冰。多谢芰荷底业主把残茎都去掉，教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底水光还在闪烁着。

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地。最讨厌是楼前那枝很长的旗竿，侮辱了全个建筑底庄严。门楼两旁树它一对，不成吗？禁城上时时有有人在走着，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。

皇宫一所一所排列得非常整齐。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底民族，会建筑这么严整的宫廷？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。不，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，我们可以说这民族是

把旧的纪律忘掉，正在找一个新的咧。新的找不着，终久还要回来底。北京房子，皇宫也算在里头，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底，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，说非这样修不可。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，在不言中被遵守了。夏天受着解温的熏风，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，只要守着盖房子底法则，这利益是不用争而自来的。所以我们要问，在我们底政治社会里有这样的熏风和暖日吗？

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功底是强盗底老师，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底几个大字，心里想着李斯。皇帝也是强盗底一种，是个白痴强盗。他抢了天下，把自己监禁在宫中，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，以为他是富有天下。这样一代过一代，到头来还是被他底糊涂奴仆，或贪婪臣宰，讨，瞒，偷，换，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。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？在白痴强盗底下才会产出大盗和小偷来。一个小偷，多少总要有一点跳女墙钻狗洞底本领，有他底禁忌，有他底信仰和道德。大盗只会利用他底奴性去请托攀缘，自赞赞他，禁忌固然没有，道德更不必提。谁也不能不承认盗贼是寄生人类底一种，但最可杀的是那班为大盗之一底斯文贼。他们不像小偷为延命去营鼠雀底生活；也不像一般的大盗，凭着自己的勇敢去抢天下。所以明火打劫底强盗最恨底是斯文贼。这里我又联想到张献忠。有一次他开科取士，檄诸州举贡生员后至者妻女充院，本犯剥皮，有司教官斩，连坐十家。诸生到时，他要他们在一丈见方底大黄旗上写个帅字，字画要像斗底粗大，还要一笔写成。一个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，用大缸贮墨汁将草笔泡在缸里，三天，再取出来写。果然一笔写成了。他以为可以讨献忠底喜欢，谁知献忠说，“他日

图我必定是你。”立即把他杀来祭旗。献忠对待念书人是多么痛快。他知道他们是寄生底寄生。他底使命是来杀他们。

东城西城底天空中，时见一群一群旋飞底鸽子。除去打麻雀，逛窑子，上酒楼以外，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。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。它能在空中发出和悦的响声，翩翩地飞绕着，教人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，满天乱飞乱叫底老鹅底讨厌。然而在刮大风底时候，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底最高处，看看天安门楼屋脊上底鸦群，噪叫底声音是听不见，它们随风飞扬，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底败叶、凌乱得有意思。

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，西一窟。据说是管宫底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，像历来的传说所传底，我心里暗笑信这说底人们。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底时候，都人在城被围时，拆毁艮岳底建筑木材去充柴火，所以计划建筑北京底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，万一都城被围底时，人民可以不拆宫殿。这是笨想头。若是我来计划，最好来一个米山。米在万急的时候，也可以生吃，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。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底最终一峰。这也是瞎说。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，可怎么不偏不颇，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？若说北京底建设就是对着景山底子午，为什么不对北海底琼岛？我想景山明是开紫禁城外底护城河所积底土，琼岛也是全积从北海挖出来底土而成底。

从亭后底栝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。地安门前后底大街，大马默默地走，城市底喧嚣声，一点也听不见。鼓楼是不让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。它底名字，改了又改，一会是明耻

楼，一会又是齐政楼，现在大概又是明耻楼吧。明耻不难，雪耻得努力。只怕市民能明白那耻底还不多，想来是多么可怜。记得前几年“三民主义”“帝国主义”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底时候，市民看些篆字标语，好像都明白各人蒙着无上的耻辱，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底压迫。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，唱着打倒和推翻。

从山上下来，崇祯殉国底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。据说树上原有一条链子锁着，庚子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。现在那枯槁的部分，还有一个大洞，当时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。义和团运动底结果，从解放这棵树，发展到解放这民族。这是一件多么可以发人深思底对象呢？山后底柏树发出幽恬底香气，好像是对于这地方底永远供物。

寿皇殿锁闭得严严地，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底种类再做白痴的梦。每年底祭祀不举行了，庄严的神乐再也不能听见，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底孩子们，在墙外打底锣鼓，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。

到景山门，回头仰望顶上方才所坐底地方，人都下来了。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底鸟在叫着。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结那没人能懂底手印。

许地山 (1893—1941)，作家、学者。曾任教于燕京大学、香港大学。有《许地山选集》等。

杭江之秋

傅东华

从前谢灵运游山，“伐木取径，……从者数百人，”以致被人疑为山贼。现在人在火车上看风景，虽不至像康乐会那样杀风景，但在那种主张策杖独步而将自己也装进去做山水人物的诗人们，总觉得这样的事情是有伤风雅的。

不过，我们如果暂时不谈风雅，那末觉得火车上看风景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。

风景本是静物，坐在火车上看就变动的了。步行的风景游览家，无论怎样把自己当做一具摇头摄影器，他的视域能有多阔呢？又无论他怎样健步，无论视察点移得怎样多，他目前的景象总不过有限几套。若在火车上看，那风景就会移步换形，供给你一套连续不断的不同景象，使你在数小时之内就能获得数百里风景的轮廓。“火车风景”（如果许我铸造一个名词的话）就是活动的影片，就是一部以自然美做题材的小说，它是有情节的，有布局的——有开场，有Climax，也有大团圆的。

新辟的杭江铁路从去年春天通车到兰溪，我们的自然文坛就又新出版了一部这样的小说。批评家的赞美声早已传到我耳朵里，但我直到秋天才有功夫去读它。然而秋天是多么幸运的一个日子啊！我竟于无意之中得见杭江风景最美的表现。

“火车风景”是有个性的。平浦路上多黄沙，沪杭路上多殡屋。京沪路只北端稍觉雄健，其余部分也和沪杭路一样平凡。总之，这几条路给我们一个共同的印象——就是单调。它们都是差不多一个图案贯彻到底的。你在这段看是这样，换了一段看也仍是这样——一律是平畴，平畴之外就是地平线了。偶然也有一两块山替那平畴做背景，但都单调得多么寒伧啊！

秋是老的了，天又下着濛濛雨，正是读好书的时节。

从江边开行以后，我就壹志凝神的准备着——准备着尽情赏鉴一番，准备着一幅幅的画图连续映照在两边玻璃窗上。

萧山站过去了，临浦站过去了，这样差不多一个多钟头，只偶尔瞥见一两点遥远的山影，大部分还是沪杭路上那种紧接地平线的平畴，我便开始有点觉得失望。于是到了尖山站，你瞧，来了——山来了。

山来了，平畴突然被山吞下去了。我们夹进了山的行列，山做我们前面的仪仗了。那是重叠的山，“自然”号里加料特制的山。你决不会感着单薄，你决不会疑心制造时减料偷工。

有时你伸出手去差不多就可摸着山壁，但是大部分地

方山的倾斜都极大。你虽在两面山脚的缝里走，离开山的本峰仍旧还很远，因而使你有相当的角度可以窥见山的全形。但是那一块山肯把它的全形给你看呢？那一块山都和它的同伴们或者并肩，或者交臂，或者搂抱，或者叠股。有的从她伙伴们的肩膊缝里露出半个罩着面幕的容颜，有的从她姊妹行的云鬓边透出一弯轻扫淡妆的眉黛。浓妆的居于前列，随着你行程的弯曲献媚呈妍；淡妆的躲在后边，目送你忍心奔驰而前，有若依依不舍的态度。

这样使我们左顾右盼的应接不暇了二三十分钟，这才又像日月蚀后恢复期间的状态，平畴慢慢的吐出来了。但是地平线终于不能恢复。那逐渐开展的平畴随处都有山影作镶缀；山影的浓淡就和平畴的阔狭成了反比例。有几处的平畴似乎是一望无际的，但仍有饱蘸着水的花青笔在它的边缘上轻轻一抹。

于是过了涓池，便又换了一幕。突然间，我们车上的光线失掉均衡了。突然间，有一道黑影闯入我们的右侧。急忙抬头看时，原来是一列重叠的山嶂从烟雾迷漫中慢慢地遮上前来。这一列山嶂和前段看见的那些对峙山峦又不同。它们是朦胧的，分不出它们的层叠，看不清它的轮廓，上面和天空浑无界线，下面和平地不辨根基，只如大理石里隐约透露的青纹，究不知起自何方，也难辨迄于何处。

那时我们的左侧本是一片平旷，但不知怎么一转，山嶂忽然移到左侧来，平旷忽然搬到右侧去。如是者交互着搬动了数回，便又左右都有山嶂，只不如从前那么夹紧，而左右各有一段平畴做缓冲了。

这时最奇的景象，就是左右两侧山容明暗之不一。你